

残疾学生校园欺凌研究现状

陈奕桦¹, 谭蕾²

1.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 山东 273165; 2. 四川省邛崃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G 760 B 844.2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8)02-0314-04

【关键词】 残疾; 暴力; 学生

校园欺凌是指学生之间所发生的持续性与蓄意性攻击行为, 施行攻击的为欺凌者, 遭受攻击的为受欺凌者, 有时也将校园遭受欺凌的事件称为同伴侵害^[1-4]。残疾学生因为身心功能缺陷, 是校园欺凌事件的高风险涉入群体。国外学术社群很早就关注残疾学生的校园欺凌问题^[5-6]。本文期望通过梳理国外校园欺凌研究现状, 引起我国研究人员的重视。

1 国内校园欺凌研究的发展情况

校园欺凌问题是我国当前的研究热点, 杨书胜等^[7]分析了近 10 年校园欺凌事件的新闻报导, 发现 2006—2013 年的校园欺凌事件仅 31 起, 但是 2014—2016 年 3 年内却出现高达 49 起。目前国内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大至可分成如下类型: 一是基于法学视角, 就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以及对现有政策进行评述^[8-9]; 二是借鉴国外对于校园欺凌问题的治理经验, 属于比较教育类的研究^[10-11]; 三是从社会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理论, 解释校园欺凌事件的成因, 并总结出干预对策^[4, 12-13]; 四是实证研究, 针对特定学生群体, 开展校园欺凌情况的实地调查^[1, 14-17]。

本研究进一步以“残疾学生校园欺凌(或同伴侵害)”为主题, 检索国内研究现状, 结果仅检索到王文娟^[18]的硕士论文与李丹等^[19]的期刊论文。王文娟的研究是通过个案访谈的方式, 探讨残疾学生在“随班就读”环境下的校园受欺凌经历; 李丹等从认知、情绪、行为与沟通层面, 说明“随班就读”环境下, 残疾学生身兼欺凌者与受欺凌者的特征, 并提出给予教师参考的干预对策。除了这 2 篇研究直接与残疾学生校园

欺凌的主题有关外, 由于社交能力是导致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20], 因此一些关注残疾学生同伴关系的研究^[21-24], 亦可列为与此主题有间接相关的文献。

2 各国对残疾学生校园欺凌事件的调查

国外学者早在 90 年代初期, 就开始对残疾学生校园欺凌进行研究。英国的 Martlew 等^[5]曾对身处融合教育环境的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进行比较。通过行为观察与学生自述式测量, 发现普通学生较不愿意和残疾学生一同游戏, 而残疾学生比普通学生有更多遭受其他同学嘲笑的经历; 同样为英国地区研究, Thompson 等^[6]研究发现, 残疾学生遭受欺凌的比例高达 67%, 而同所学校普通学生只有 25% 有类似经历。

自从英国的调查结果公布后, 残疾学生校园受欺凌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各国陆续开展有关此主题的研究, 得到的结果均直指残疾学生的校园安全未获得充分保障。如 Andreou 等^[25]对融合教育环境下的希腊残疾学生进行调查, 将 178 名患有学习障碍、社会情绪障碍与发展迟缓的五、六年级学生纳入分析, 结果显示有 31.6% 的残疾学生在 1 周内遭受超过 1 次的同伴侵害, 远超过普通学生的发生率; Bourke 等^[26]访谈澳洲 2~4 年级(即 8~10 岁)患有肢体、视觉与听觉障碍的 10 名残疾学生, 发现无论何种残疾类型, 均遭受过校园欺凌事件; Blake 等^[27]以美国特殊教育小学生长期追踪数据库(Special Education Elementary Longitudinal)以及美国国家长期转衔数据库第二期(National Longitudinal Transition Study-2)公布的原始数据进行次级资料分析, 结果表明, 残疾学生遭受欺凌的比例较普通学生高出 0.5~1.0 倍。

国外研究发现, 残疾学生除了校园受欺凌情况较为严重外, 同时发生同伴攻击行为的比例亦高于普通学生。如 Kokkinos 等^[28]研究发现, 学习障碍学生不仅更容易遭受同伴侵害, 还存在较多攻击同伴的行为(包括取绰号与散播不实谣言); 在 Fink 等^[29]的研究中, 残疾学生比普通学生更容易发生同伴攻击行为, 两个群体的差异效果量已达中等程度($Cohen's d = 0.48$)^[29], 表明残疾学生的校园攻击同伴行为实质上

【基金项目】 四川省 2016 年教育科研项目重点课题(SCTJ-2016-A01)。

【作者简介】 陈奕桦(1981-), 男, 中国台湾人, 博士,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学学习以及次级资料分析。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8.02.047

高出普通学生。

3 残疾学生在校园遭受欺凌的主要原因

残疾学生确实有较高机会成为校园欺凌行为的受害群体。从欺凌行为来看,该行为发生的前提是欺凌者与受欺凌者存在力量与地位上的不平等^[26],残疾学生因为本身的身心功能缺陷,使其在人际交往上容易处在较为弱势地位,从而在本质上会有较高的遭受同伴侵害可能。除此以外,本文就微观与宏观两方面,提出残疾学生容易遭受校园欺凌的解释。

首先,就微观的原因而言, van Roekel 等^[20]提到虽然许多因素都会导致残疾学生遭受同伴侵害,但不容易与他人建立友谊关系与较差的社会能力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Flynt 等^[30]指出,失序的外在社会行为容易导致人际冲突,而残疾学生因为自身社会认知功能的障碍,出现失序行为的频率较高,间接增加遭受同伴侵害的可能。综合以上观点,发现残疾学生之所以是同伴侵害的高风险受害群体,是因为他们与人互动时缺乏足够的社会能力,无法正确判读他人行为的社会线索,导致不合适的外显行为发生,这不仅使自己不容易拥有良好的同伴关系,而且也会增加人际冲突暴发的机会,导致反复遭受同伴的侵害。

其次,从宏观的环境层面因素来看,融合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正席卷全球,推动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其方式为将残疾学生安置于普通学校,让他们与正常学生一起生活与学习,培养残疾学生日后融入社会所必需具备的技能,保障他们成为健全公民的权利^[31],我国目前的“随班就读”形式即是此理念的具体落实^[32]。融合教育的理念虽良善,但在推行时,反而造成比较严重的残疾学生校园受欺凌问题。如 Pivik 等^[33]早在 2002 年就针对加拿大地区接受融合教育的残疾学生进行焦点团体访谈,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同学曾经对他们做出蓄意侵害行为,包括排挤、肢体侵害以及取绰号; van Roekel 等^[20]的调查发现,特殊学校的残疾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低于普通学校的残疾学生。综合而言,从特殊教育环境层面的因素来看,由于融合教育理念盛行,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增加,使得这些弱势学生有较多机会与普通学生接触,增加了他们遭受同伴侵害的机会。

4 残疾学生校园欺凌干预对策的研究成效

目前国外针对残疾学生容易遭受同伴侵害问题的干预对策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本文从中挑选 2 则具有实证成效证据的方案。一个是美国南加州所实施的“增进休闲娱乐与提高社会能力的同伴经验促进方案”(peer experience to promote recreation exposure

and social skills, Peer EXPRESS), 该方案是针对残疾学生所发展的干预对策。该方案由加州政府支持,主要内容是招募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一同参与娱乐、艺术活动以及社区服务。Peer EXPRESS 通过 24~27 周的时间,每周至少 1 次的共同活动,培养残疾学生的社会能力。为了评估 Peer EXPRESS 的成效, Saylor 等^[34]进行实证调查,以完整参与方案的 24 名残疾学生与 24 名普通学生为被试,结果表明,残疾学生在参与方案前,校园受凌与对校园暴力的焦虑程度均高于同所学校的普通学生,干预后,残疾学生这 2 个变量的程度都较干预前有所降低,但残疾学生仍有较高的水平。因此, Saylor 等认为, Peer EXPRESS 能有效增加残疾学生的社会能力,但是每周仅 1 次的共同活动,仍无法使残疾学生达到跟普通学生相同的能力水平,还是有着较高的校园受凌发生率。

另一项著名的教育方案为“第二阶段:基于预防的学生成功方案”(second step: student success through prevention, SS-SSTP), 该方案是美国儿童委员会支持的教育活动,旨在通过直接教学、课堂讨论、角色扮演与课后实践等多形式活动,培养参与者共情、沟通与情绪调节技巧。Espelage 等^[35]以参与该方案的 47 名残疾学生为实验组,并加入未参与方案的 76 名普通学生为对照组,进行长达 3 年的追踪分析。在期间内,实验组学生每周进行 1 次方案活动(每次为 50 min)。通过线性成长模型的纵向分析发现,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的校园受凌程度有明显下降,表明该方案的确具有降低残疾学生遭受同伴侵害的作用。

5 国外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5.1 开展我国残疾学生的校园受欺凌状况调查 目前国外研究大多是检测残疾学生的校园受欺凌事件发生率,即学者针对特定残疾型态的学生进行实证调查,探讨他们在校园中遭受同伴侵害的情况。如 Humphrey 等^[36]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学生, Baumeister 等^[37]以学习障碍的学生以及 van Roekel 等^[20]以自闭症谱系障碍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均表明,各种类型残疾学生在校园发生受欺凌事件的比例都高于普通学生。基于国外研究的发展,建议我国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进行校园受欺凌情况调查。此外,根据 Andreou 等^[25]的观点,不同类型残疾学生遭受同伴侵害的程度可能有所差别,因此未来研究也可考虑比对不同类型残疾学生的校园受欺凌情况。

5.2 开展我国残疾学生校园欺凌的纵向研究 由于校园欺凌行为的欺凌者与受欺凌者关系一旦建立,该行为就很可能反复出现,因此纳入时间因子的纵向研究,对深化此主题的发展相当重要,更能契合校园

欺凌行为本质。近年来国外有些研究也开始利用追踪数据,分析残疾学生校园受欺凌情况的变化趋势^[35]。纵向研究的价值在于能从较长时间点,分析残疾学生校园欺凌情况的变化,可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参考信息。然而,对于同一被试要持续数年的追踪相当困难,需要庞大的人力与物力,为此 Blake 等^[27]与 Son 等^[38]选择不直接进行一手资料搜集,而是以美国官方建立的数据库进行次级资料分析,检验多个时间点下的残疾学生校园欺凌情况变化。综合而言,未来在规划残疾学生校园欺凌研究时,也可考虑加入多个时间点的数据测量,并利用纵向分析检测所获得的追踪数据。我国在台湾地区已经由中原大学完成“特殊教育长期追踪数据库(Special Need Education Longitude Study)”^[39],其中有许多关于校园欺凌的测量题目,可供感兴趣的研究人员申请下载,目前公布的数据包括(1)4 个时间点的追踪:学前阶段的残疾学生至小学三年级;(2)3 个时间点的追踪:小学三年级的残疾学生至其初中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的残疾学生至其高中一年级,以及高中一年级的残疾学生至其离校后的第 1 年。

5.3 编制我国残疾学生校园欺凌情况的测量工具 Fink 等^[29]指出,虽然残疾学生的校园欺凌问题已经获得较高重视,但是现阶段缺乏为残疾学生所设计与编制的专用测量工具。由于残疾学生的生理与心理功能障碍,测量工具如果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性,将严重威胁工具的信度与效度。有鉴于残疾学生校园欺凌情况的测量工具不够完善,Fink 等编制了校园欺凌行为与经验量表(Bullying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Scale, BBES)。该量表包含欺凌者与受欺凌者的校园欺凌情况,以残疾学生为对象,且获得良好信度与效度证据。我国研究人员可考虑翻译 BBES,并挑选中国的残疾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施测,建立属于我国的常模样本。

5.4 检验残疾学生校园受欺凌的干预方案成效 近年来,以证据为基础(evidence based)的教育实践思维日益盛行,即任何实施在教育领域的方案活动都需要以证据为基础。目前国外有许多循证研究专门检验残疾学生校园受欺凌的干预方案成效证据,如 Saylor 等^[34]检验 Peer EXPRESS 方案活动以及 Espelage 等^[35]考察 SS-SSTP 对于残疾学生遭遇同伴侵害问题的改善效益。由于我国学者提出的校园欺凌干预对策多属论述性文章,缺乏实际效果的实证检验,因此,建议未来研究可以针对残疾学生校园受凌的干预对策进行实际成效检验,通过严谨教学实验找出真正适合我国教育生态的方案活动。

6 参考文献

- [1] 赵景欣,杨萍,赵喜佳,等.早期青少年的同伴侵害与抑郁:自尊和性别的调节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6(1):70-75.
- [2] 董会芹.同伴侵害与儿童问题行为:自尊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13(2):281-284.
- [3] CARBONE-LOPEZ K, ESBENSEN F A, BRICK B T.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direct and indirect forms of bullying[J]. Youth Viol Juven Just,2010,8(4):332-350.
- [4] 魏叶美,范国睿.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校园欺凌现象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6(2):20-23,46.
- [5] MARTLEW M, HODSON J. Children with mild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an integrated and in a special school: comparisons of behavior, teasing and teachers' attitude[J]. Br J Educat Psychol,1991,61(3):355-372.
- [6] THOMPSON D, WHITNEY I, SMITH P K. Bullying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mainstream schools[J]. Supp Learn,1994,9(3):103-106.
- [7] 杨书胜,耿淑娟,刘冰.我国校园欺凌现象 2006—2016 年发展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3):458-460.
- [8] 马雷军.让每个学生都安全:校园欺凌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小学管理,2016(8):4-8.
- [9] 解立军.校园欺凌中之学校和教师的法律责任及其规避策略[J].中小学管理,2016(8):15-18.
- [10] 马焕灵,杨婕.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理念、路径与内容[J].比较教育研究,2016(11):21-27.
- [11] 任海涛,闻志强.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经验镜鉴[J].复旦教育论坛,2016,14(6):106-112.
- [12] 罗怡,刘长海.校园欺凌行为动因的匮乏视角及其启示[J].教育科学研究,2016(2):29-33.
- [13] 章恩友,陈胜.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心理学思考[J].中国教育科学,2016(11):13-17.
- [14] 林丽玲,刘俊升,周颖.儿童中期同伴侵害与自尊之关系:应对策略的中介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1):137-140.
- [15] 杨晨晨,边玉芳,陈欣银,等.初中生同伴侵害、同伴拒绝与问题行为关系的性别差异:交叉滞后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4):631-635,694.
- [16] 王玉香.农村留守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的质性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6(12):63-68.
- [17] 吴方文,宋映泉,黄晓婷.校园欺凌:让农村寄宿生更“受伤”——基于 17 841 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实证研究[J].中小学管理,2016(8):8-11.
- [18] 王文娟.随班就读特殊儿童学校欺负行为之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4.
- [19] 李丹,许家成,徐胜.融合教育中校园欺凌的干预策略[J].现代特殊教育,2016(15):60-61.
- [20] van ROEKEL E, SCHOLTE R H J, DIDDEN R.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prevalence and perception [J]. J Autism Dev Dis,2010,40(1):63-73.
- [21] 咎飞,刘春玲,陈建军.随班就读学生与正常学生心理行为问题比较[J].中国特殊教育,2002(3):29-32.
- [22] 宿淑华,李丽.学习困难儿童的人际关系特点及其教育对策[J].当代教育科学,2003(15):42-43.
- [23] 刘在花,张承芬.学习困难儿童社会性问题的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127-130.

- [24] 杜向阳.小学学习困难儿童同伴关系的调查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4(12):68-72.
- [25] ANAREOU E, DIDASKALOU E, VLACHHOU A. Bully/victim problems among Greek pupil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ssociations with loneliness and self-efficacy for peer interactions[J]. J Res Spec Educat Needs, 2015, 15(4):235-246.
- [26] BOURKE S, BURGMAN I. Coping with bullying in Australian schools: how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experience support from friends, parents and teachers[J]. Disab Soc, 2010, 25(3):359-371.
- [27] BLAKE J J, LUND E M, ZHOU Q, et al. National prevalence rates of bully victimiza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Sch Psychol Q, 2012, 27(4):210-222.
- [28] KOKKINOS C M, ANTONIADOU N.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i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nominated by their teachers for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ies[J]. Sch Psychol Int, 2013, 34(6):674-690.
- [29] FINK E, DEIGHTON J, HUMPHREY N, et al. Assessing the bullying and victimisation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in mainstream school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bullying behaviour and experience scale [J]. Res Dev Disabil, 2015 (36):611-619.
- [30] FLYNT S W, MORTON R C. Bullying and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J]. J Instr Psychol, 2004(31):330-333.
- [31] 雷江华.融合教育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 [32] 朱楠,王雁.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教育学校职能的转变[J].中国特殊教育,2011(12):3-8.
- [33] PIVIK J, MCCOMAS J, LAFLAMME M.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to inclusive education[J]. Except Children, 2002(69):97-107.
- [34] SAYLOR C F, LEACH J B. Perceived bullying and social support in students accessing special inclusion programming[J]. J Dev Phys Disabil, 2009, 21(1):69-80.
- [35] ESPELAGE D L, ROSE C A, POLANIN J R.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 to reduce bullying, fighting,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J]. Remed Spec Educ, 2015, 36(5):299-311.
- [36] HUMPHREY J L, STORCH E A, GEFFKEN G R. Peer victimization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J]. J Child Health Care, 2007, 11(3):248-260.
- [37] BAUMEISTER A L, STORCH E A, GEFFKEN G R. Peer victimization i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J]. Child Adol Sol Work J, 2008, 25(1):11-23.
- [38] SON E, PARISH S L, PETERSON N A. National prevalence of peer victimization among you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Children Youth Serv Rev, 2012, 34(8):1540-1545.
- [39] 王天苗.特殊教育长期追踪资料库[M].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4:1-9.

收稿日期:2017-09-17;修回日期:2017-10-25

智力障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刘洋¹,原雅青²,刘颀³

1.山东中医药大学体育学院,济南 250355;2.山东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学院;3.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

【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G 764 R 723.14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8)02-0317-04

【关键词】 智力;精神障碍;超重;肥胖症;青少年

近 30 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均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1-8],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2010 年全球有 4 300 万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从 1990 年的 4.2%上升到 2010 年的 6.7%,预计在 2020 年将达到 9.1%,即有 6 000 万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9]。国外研

究显示,智障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的同龄人^[10-11];超重肥胖会对智障儿童青少年生理、心理、社会功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会延续至成年期,对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12-16]。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内外关于智障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现状、评价标准、成因与干预等内容研究,旨在呈现智障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流行概况、基础研究进展等方面,为制定预防控制智障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策略与措施提供参考。

1 智障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流行趋势

1.1 发达国家 1982 年 Fox 等^[17]首次调查了美国智障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情况,结果显示,5~15 岁智障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11.0%和 22.3%。1994 年 Takeuchi^[18]选取 20 031 名 6~17 岁智障儿童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体格检查结果显示,日本智障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为 12.3%。2003 年 Maiano^[19]的研究结果显示,法国 11~21 岁智障儿童青少年的超重

【作者简介】 刘洋(1987-),男,山东济南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残疾人体育。

【通讯作者】 原雅青, E-mail: crystal_267@163.com。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8.02.048